

戰火倥傯的監視員

臺籍戰俘悲歌

李展平·著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戰火紋身的監視員：臺籍戰俘悲歌／李展平作

--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7.07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01-0444-8（平裝）

1. 戰俘 2. 軍人 3. 臺灣傳記

783.32

96013961

《戰火紋身的監視員
——臺籍戰俘悲歌》

發行人：謝嘉梁

作者：李展平

美術編輯：陳志和、游育婷

封面題字：柯智美

影像文字整理：趙麗卿、吳漢彬、林忠毅

出版單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日期：2007年7月31日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光明一路252號

電話：(049) 2316881

傳真：049-2317783

郵撥帳號：21271761

戶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電子信箱：<http://www.th.gov.tw>

統一編號：1009602004

ISBN 9789860104448

展售處：

國家書坊臺視總店

臺北市八德路三段10號B1

02-25781515 轉 284

<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

臺中市中山路6號（火車站旁）

02-22260330

<http://www.wunanbooks.com.tw>

承印廠商：財政部印刷廠

地址：臺中縣大里市中興路一段288號

電話：(04) 24953126

定價：新臺幣400元

戰火倥傯的監視員

臺籍戰俘悲歌

李展平·著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戰火中的監視員

謝館長序	4
作者序	6
不堪回首馬努斯 蔡新宗十年惡夢 一	9
◎ 戰囚的吶喊	10
◎ 歷史之輪迴	12
◎ 死裡逃生	13
◎ 火燒島—馬努斯	15
◎ 「日日是好日」	27
◎ 異國友情—坂田三郎	36
◎ 返鄉之路	39
東京街道的運轉手 戰犯簡茂松 一	43
◎ 虛擬的國家意識	44
◎ 初抵心目中的祖國—日本	46
◎ 廣島流浪漢	51
◎ 東京日警槍殺臺胞	52
◎ 運轉手（司機）與四個兒女	55
◎ 婚變	59
◎ 歸鄉之路	63
留魂壁書 戰犯林水木望鄉曲 一	83
◎ 遙遠的旅程	84
◎ 重溫戰地舊夢	87
◎ 微醺之夜	91
◎ 東京巢鴨監獄聞見	96
◎ 留魂壁書	101
◎ 鄉夢	108
◎ 佐土原町月台揮別	113
重返婆羅洲戰俘營 踏勘古晉二戰遺跡 一	119
◎ 砂勞越航程	120
◎ 戰火中的童年	123
◎ 傾聽在地者聲音	129
◎ 回首黑暗歲月	134
◎ 重回巴杜林登俘虜營	138

戰爭啟示錄 台籍戰犯悲歌 —	155
◎ 用鏡頭探照歷史	156
◎ 鏡頭下的戰犯身影	161
◎ 柯景星未了心願	164
◎ 另一場抗戰－林水木打官司	171
◎ 約訪吉岡茂男——許錦茂	179
◎ 片格轉動的歷史顯影	185
◎ 訪唐島豐茂——張木財	188
◎ 日軍戰俘政策	191
六堆子弟上南洋 監視員回顧六十秋 —	195
◎ 前言	196
◎ 古晉監視員黃新仁	198
◎ 服勤山打根的林恭華	206
◎ 李雙郎的故事	217
尋訪巴士海峽亡靈遺址 —	225
◎ 恆春貓鼻頭慰靈碑	226
◎ 日籍老兵的貓鼻頭朝聖	234
◎ 榎浦丸戰俘船沉沒記	245
◎ 小港區保安堂—神威萬里	249
火線上沉船逃生 呂宋島戰俘監視員陳登作 —	251
◎ 服勤呂宋島陳登作	252
◎ 扮仙演戲尋歡樂	257
◎ 出使特別任務赴日	261
美里美托最後三日 戰俘監視員林東溪歷險記 —	267
◎ 前言	268
◎ 攻陷馬尼拉	270
◎ 監視員林東溪歷險記	277
◎ 美里美托保衛戰	282
呂宋島荒山逃難紀實 戰俘監視員 林金元/林連旺/王建祥 —	295
◎ 監視員林金元訪談	296
◎ 林連旺的戰地經驗	309
◎ 返鄉之路	315

戰火倖存者的監視員

〈謝館長序〉

面向21世紀的歷史趨勢與挑戰，「超真實」的虛擬影像，模糊了真實與非真實的界線，於是人們如何追尋歷史的真實面貌，以還原歷史現場，乃愈為困難但也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口述訪談即是我們廣泛蒐集史實，彌補歷史空白的努力之一。本館編纂李展平繼2005年8月8日出版《前進婆羅洲—台籍戰俘監視員》專集後，持續追蹤返台、滯留日本的台籍戰犯，以及史料甚少提及的菲島戰俘監視員，這批於新竹湖口陸軍廠舍入隊，自昭和17年（1942）6月，並於同年7月4日由高雄啓航，6日登陸馬尼拉的台籍監視員，原配屬600名，昭和18年前後，從台灣撥來三梯次新兵80名，合計680名，竟有109死於菲島戰場，戰地失蹤及失聯者210人，死亡慘重，較之婆羅洲台籍監視員11名受判絞首刑，163名1至20年不等重刑，歷史的命運有極大的差異，但亦有極大的共通性，不是戰死即流於戰犯審判，不是戰犯審判，即於叢林躲避戰火攻擊，形同被獵狗追逐的野兔，寢食難安，最後由美軍「戰俘營」實施集中管理或集中保護，遭逢各式各樣的悲劇。

對台籍戰犯監視員而言，他們以日籍身份加入日本軍隊，遠赴東南亞從事所謂的「聖戰」，儘管每個人心中對加入戰爭行列，皆有不同的抱負，但他們受軍事訓練和思想灌輸都是日式的，故他們在作者訪談中，於判斷母國的文本、史料價值時，很難不受到前宗主國文化的影響，無論殖民者或殖民地的歷史，都是殖民者的觀點記錄；李編纂為建構屬於民間版的「小敘事」，重塑台灣軍屬、日本兵的歷史經驗，延伸更寬廣的生命視野，讓壓抑半世紀的前輩，走出身體、心靈的困境，提供最直接反思，特於2005年11月中旬遠走日本宮崎，東京等地，與滯留日本的台籍戰犯對話，包括遠居宮崎縣佐土原町的林水木以及蟄居東京杉並區的戰犯簡茂松，另680名派遣菲律賓台

籍戰俘監視員，李編纂訪視近20位耆老，撰述〈尋訪巴士海峽亡靈遺址〉、〈火線上沉船逃生〉、〈美里美托最後三日〉、〈呂宋島荒山逃難記實〉等訪談紀錄。

李編纂2005年撰述的《前進婆羅洲——台籍戰俘監視員》，先後獲得2006年台北國際書展，評為文學類向國際版權推薦6本好書之一，並獲行政院研考會評選為優良政府出版品頒獎，最近應中研院台史所邀請，將在第11屆全國口述歷史工作會議—紀錄多元聲音中，報告「戰俘口述歷史」。此次出版《戰火紋身的監視員——台籍戰俘悲歌》新書，是李編纂省思台籍監視員的歷史命運，以「新歷史主義」觀點，不僅將文學導入歷史，更將歷史導入文學，兩者融入一體。作者採報導文學書寫，形同紀錄片，依賴的是史料、手稿、口述或攝影、繪畫、紀錄片；報導文學其實是散文記實，最靠近「述說的真相」。他深入耆老心靈，作長達四年口述歷史，深深補綴影像所欠缺的細節與幕後辛酸，把我們送到述說的核心，逼視著目光久久無法離開。

李編纂《戰火紋身的監視員》13萬字長文，文采生動，充滿感情，並附有極珍貴檔案照片，照亮二戰歷史的暗角，值得推薦與鼓勵。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長 謝嘉梁 謹序

戰火倭身的監視員

〈在歷史的蹄痕中奔跑〉

晚近的資本主義社會，擬像和視覺文化帶來生活感驗重大影響，包括「歷史感的抹滅」與「時間感的消弭」。筆者自2003年啟動太平洋戰爭調查，高砂義勇隊、少年海軍工員、農業特設團、台籍戰俘監視員、集中營、台籍戰犯的生與死，迄今已四載。追蹤的旅程自屏東內埔、枋山、恆春、大鵬灣、白河內角營區、南投、台中、新竹縣芎林、峨嵋鄉等地，遍及全台角落，由於時光遙遠，老舊地址、電話，在尋找台籍軍屬的過程，處處「碰壁」，加上幾年來猖獗的詐騙集團，深入每一家戶及個人手機，徹底瓦解了人與人間少量的信任，人際關係幾近崩潰。

2005年11月25日，筆者與友人赴日，自福岡到宮崎「佐土原町」小站，整整坐11小時的車程，直奔林水木家；林老站在屋前黃菊花叢，在寒風中執手相握，我不但跟時代的苦難握手，亦觸及一位不屈不撓的生命鬥士，爲了爭取台籍戰犯正義的起點，老前輩在宮崎地方法院打官司，爭取合理的戰犯補償金，一打30多年，直到前年高等法院駁回，確定敗訴，現還攤負每月一萬元台幣訴訟費，以國民年金抵付，生活極清貧。近日，林老捎個賀卡給我，說：胃癌沒有惡化，但走路如企鵝，搖搖擺擺。林老戰犯刑期15年，除戰前南洋囚禁，日本戰敗後移東京巢鴨刑務所再關，如今年邁體弱，筆者除偶而寄土產、保健食品外，只能打打國外電話，寫信問候，似乎沒有更好的方法幫助老朋友；我以〈留魂壁書—戰犯林水木望鄉曲〉爲題，撰文約17,000字，把曾經交會的片刻，透過語言和情境，將滯留記憶深處的影像，設法留下來見證永恆，或許讀者可以靠近述說真相的文字，傾聽歷史的疊影和呼叫。

前年（2005年）6月，英國BBC廣播電台記者林楠森訪問筆者：《前進婆羅洲—台籍戰俘監視員》田調過程。面對11位絞首刑，163位有期徒刑的審

判，日本方面竟以「他者」，外國人視之，而台灣人被殖民50多年後，想書寫台灣人的血淚經驗，只有從普通人的靈魂去找，何況參與太平洋戰爭的台灣子弟，即是被剝奪發言權的「他者」，故筆者忍受旅途勞累、天涯孤騎，尋訪底層聲音，追求更多的「小敘事」，隨時提醒自己保持閱讀與書寫歷史的「警覺」與「謙卑」，深信：歷史文本也可用文學方法加以分析、解構，將歷史紀錄等同於文學作品的看法。誠如保羅·湯普遜著《過去的聲音：口述歷史》言：口述歷史另一個令人稱奇的發展便是，懷舊療法。筆者秉持這種懷舊療法，與太平洋戰爭的台籍監視員，皆成忘年之交。諸如住和美的柯景星，近年屢為大腸癌所苦，本來醫生叫他到安寧病房「待命」，柯老目睹一片臨終之氣，要求返家療養；筆者三度探視，並由台灣藻類博士黃淑芳介紹，購買三瓶海藻生化藥品給柯老吃，強化老人家抗體，加上他強烈求生意志，配合彰化化療、用藥，竟意外渡過難關，今年5月中旬還赴日本旅遊，順便找找老戰友晤談，真是奇蹟啊！

2007年是叫人感傷的一年，首先是住在埔里的王建祥，他生於大正10年（民國10年）服勤於馬尼拉北方的カバナツアン，身體健壯，聲如洪鐘，耳聰目明，是筆者菲島戰俘營資料庫，遇有不明之處，隨問隨到，豈知元月中旬，去電時他說：年紀大了，小便有點困難，明天到埔基看病。本以為攝護腺腫大，吃吃藥即可。再去電詢問，其子說：父親併發心律不整，昨夜往生。特地前往靈前祭拜，相伴一下午；今年2月16日，派遣拉包爾勤勞特設團軍屬辜文品，驚聞食道癌過世，他負責兵站醫院，火化日軍戰歿遺體約2千具，生性開朗，亦讓筆者傷痛一陣子。今年4月底，高雄市前鎮區的「緣投桑—許清泉」，忽聞：肺癌擴散，病況危急。趕緊自中興新村驅車，一路飆到高雄許宅，見面時，許老已無往日瀟灑之貌，肺癌已折磨他形銷骨立，趕忙握住他的手，冰涼無溫度、無血色，他已不能言語，但雙眼皮帶血絲的眼

戰火紋身的監視員

睛，突然對我流淚，誰言：英雄怕白頭？英雄怕病來磨啊。1945年拉包爾扛炸彈引爆，80%灼傷未死，卻被肺癌折磨得不成人樣，對我這個老朋友熱淚盈眶。我一直安慰自己，高齡86歲的許清泉，算是駕鶴西歸。但想到他的風趣，他在社區土風舞習得「軟骨功」，常秀給我看，如今「緣投桑」離去，心裡很不捨，這個10年戰犯一生賣油湯，對日本政府的戰犯賠償，始終逃避歷史責任，頗為不滿。歲月如逝水，他們世代行將消失，誰擋得住生命的終極遺憾死亡？不管滯留日本或返台戰犯及戰俘監視員，他們肉體與心靈，被戰火紋身烙印，時間也無能治癒他們心頭的創傷；由於逃山過程驚險，許多監視員當兵的郵政儲金簿，大多遺失或丟掉，導致後來日方五大賠償，儘管縮水為120倍都無緣取得，遺憾終身。回顧4年來與台籍監視員分擔苦難，建立可貴友情，儘管常在探病與奔喪中，唯追索他們殖民地戰爭經驗，省思台灣歷史的發展規律，與興衰交替教訓，絕對是值得的，拙作《戰火紋身的監視員——台籍戰俘悲歌》誠是用他們血淚和生命換得，歲月對老兵分秒必爭啊！

差堪告慰的，拙作《前進婆羅洲——台籍戰俘監視員》出版後，即獲得2006年台北國際書展文學類評選為「向國際版權推薦好書」，與王鼎鈞、張曼娟等名家同列6本書之1，續獲行政院研考會評選為政府優良出版品頒獎。近期日本早稻田大學東亞研究會，由一群學者組成，更邀請筆者赴日演講「戰犯始末」，考慮將《前進婆羅洲——台籍戰俘監視員》與《戰火紋身的監視員——台籍戰俘悲歌》翻成日文在日本發行。同時兩本以報導文學撰述作品，皆由興大史學教授黃秀政審查，他評語：文學性及可讀性高，是報導史學上乘之作。，如此殊榮與後續效應，真是苦盡甘來。

李展平

謹記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

不堪回首

馬努斯

蔡新宗十年惡夢

圖/文 李展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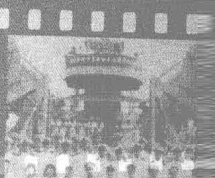


◎ 戰囚的吶喊

自1942年12月，船溯著北婆羅洲沙勞越河穿行，很多榴槤和椰子樹垂向河岸，偶而幾隻長相兇狠的野生鱷魚，猶在河上浮潛，尾巴掀起陣陣浪花……太陽旗飄揚下的古晉，被日軍稱之：久鎮。為砂勞越、沙巴和納閩的軍事行政中心；彼時北婆羅洲古晉係英屬殖民地，俘虜營設在離港口三、四公里的山腰，外邊周圍鐵絲網，集中營監舍採挑高式木板建築，避免暑氣及濕氣侵襲。

故鄉南投魚池鄉武登村的蔡新宗，自埔里公學校高等科畢業，亦響應皇民奉公會號召，參加陸軍軍屬體檢筆試，後自高雄港出發——經越南西貢——砂勞越河——抵古晉港口。蔡氏被分發到本部（總部）古晉，擔任事務性監視員勤務，據蔡老說：事務性監視員辦理糧食配給，彈藥貯存，醫藥室設備補充工作，並不直接碰觸盟軍戰俘。

眼前，這位思緒清楚，論述條理化的84歲老前輩，穿著長袖格子襯衫，頭髮濃密，雙眼聚焦有神，對於戰爭往事不愠不火，表現出極端內斂精神，與其他受難戰友相較，蔡老的冷靜自制，顯得很不一樣。也許，每個人對戰爭感受不同，形成各自的命運亦有差異；蔡老由於服「內勤」工作，竟也招來10年刑期，心不平氣不暢乃人性之常，每當提及往事，他老人家直指：由於南洋戰爭中盟軍及當地百姓死亡慘烈，尤其是澳大利亞籍軍人更甚，終戰之後，盟軍亟思報復與懲罰，在國際法庭根據「日內瓦條約」重判戰敗日軍及台籍監視員。古晉集中營收容戰俘，即當初在東南亞戰鬥捕俘的將兵，如英、澳、美、荷軍人，及英屬印度、荷屬印尼的人民，加上各國外交官、政府職員、商社職員及其家屬，押留者約5千餘人；日軍為管理方便，把戰俘移送分所和分遣所，留在古晉的戰俘約3千人，據蔡老表示：集中營在山打根、拉瑙、古晉等地共有11處分所和分遣所，後來因「死亡行軍」成名的山打根監所，即第1分所……蔡老頓了一下，別有所感的「幸好留在古晉本所，如果



派遣山打根，可能被處死，因為死亡行軍的確屠殺太多盟軍戰俘了。」

史料記載：關於A級戰犯，9個聯合國成員加上印度、菲律賓共11國，進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假東京舉行，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28名判死刑。有關B、C級戰犯，由英、美、法、澳、荷、中華民國、菲律賓等7國逕自立法，在南洋、中國等地四十九處進行審判，因是新制法令，故有「未審先判」違法之嫌。蔡老不否認，歷史之輪迴很快，從1942年至1944年才三年多時間，從盟軍監視員轉換為被俘日軍戰犯；「我們一夥人在古晉得知戰爭結束消息，很多日本兵當場掩面痛哭，奇怪我一點也不覺得悲傷，因為可回台灣了，那是我最迫切心願……」蔡老毫不掩飾厭惡戰爭心情，何況當軍屬志在改善家境，沒有什麼偉大抱負，大家都同款，不必高談闊論啦！蔡老把話說得很明白。

幾天之後，小隊長安排一頓小小酒食；酒是向當地人買的自釀酒，呈濁色，下酒時有木薯粉、香蕉和些許蔬菜，日籍小隊長沉重表示：日本打敗仗實在想不到，我準備一些酒食，大家多少喝吧，我們情況很不樂觀，大家要各自保重。據多位台籍戰犯表示：別以為做日軍傭兵或殖民地軍屬，受皇民教育，說一口流利的日語，即能躋身大和民族的社會，那根本是妄想；正如在古晉當兵期間，感受不到日軍歧視待遇，但隨著戰爭大逆轉，這種台籍軍屬的自我「陶醉」，瞬間即產生重大變化，尤以在「納閩」（即：拉布安島之臨時戰犯審判庭），日軍長官極力為自己申辯，撇清責任，力求「自保」；長官不但不為台籍軍屬辯護，竟味著良心說：「他們不記得有下令虐殺盟軍戰俘之事，有的話是個別案件，是因為朝鮮、台灣人生性殘酷野蠻所致。」蔡新宗面臨如此兇險之境，雖然對戰友的命運不感樂觀，但看到日軍對犯罪的推拖，似乎良心一點也擠不進去，什麼皇民皇軍，台灣人命定只是這場戰爭的陪葬品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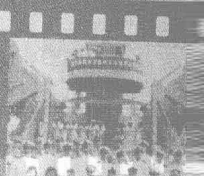
戰火倖身的監視員

◎ 歷史之輪迴

很快的，輪到蔡新宗審判，留著西裝頭的他，自認：擔任事務性監視員，非警備監視員，從無涉及虐待戰俘情事，即使接受審判，也不可能有罪。萬萬沒想到，辦內勤的蔡新宗，竟被拉布安軍法庭求處十年徒刑，庭訊及判決前後不到一星期，比坐「流籠」還快，蔡老很不服氣，但此種報復和懲罰的判決，只有一審就宣判，戰友無任何平反機會，人權在戰爭進行時，根本被漠視糟蹋。

蔡老提及：我不但無辜，還經常暗助集中營區的老弱婦孺，由於古晉戰俘營並非皆軍人，還關著婦女、小孩，及領事館眷屬；他們午餐吃馬鈴薯、麥片、牛奶；中餐是用湯汁混飯捏成飯糰，加以油炸；晚餐常吃蕃茄、紅蘿蔔、馬鈴薯等熬煮的麥片。油炸飯因油品差，加上燉煮蔬菜炊具污黑，看起來很沒味口；故多數俘虜都是有病在身，他們手腳修長，浮著似蚯蚓青筋，額前髮鬚掩蔓，分批四散，整日垂頭喪氣不知何時返鄉，相信他的情人或妻子看到這一幕，一定萬分不捨，心痛如絞；女性押留者和孩童經常下痢（類似阿米巴），消瘦的身子，嚴重的營養失調，有人還併發夜盲症，晚上看不到路。同是離鄉背井的身世，愈觸發蔡老心生不忍，他說：我辦內勤有分配食物之便，常伺機在口袋偷藏雞蛋和糖果，隨時轉送給弱小者食用，有次蛋破口袋，弄得滿褲子稀黃，人家還以為我下痢。嚴肅的談吐，掩不了赤子之心，表現人類在烽火邊緣，絕處逢生下尚未泯沒的同情與諒解。

由於1944年8月下旬，日軍海上補給已遭截斷，部隊配給逐次減少，戰敗的氣息隨處可聞；盟軍戰俘體力日衰，一旦感染登革熱及赤痢，便難以救活，每天都有俘虜及押留者死亡，兵戰醫院勤務兵天天抬著屍體，掘土坑掩埋；當年北婆羅洲腹地遼闊，野生木薯很多，食物嚴重缺乏，蔡老他們磨木薯粉給俘虜吃，勤務極為繁重，儘管如此，蔡老告訴我：「人生死是大事，阿督（盟軍）父母不在身邊，仍須莊嚴辦理病亡俘虜後事，如訂製棺木，刻



墓碑，撰寫簡明兵籍資料，並向其敬禮默哀，都埋在後山墓場。」常聽戰友抱怨：每天要挖十幾個洞穴，以埋葬死者，一天下來搞得精疲力盡。爲了補充戰俘營養，台籍監視員常給戰俘自由時間，讓他們在叢林野澤，撿拾碩大帶有黏液的野生蝸牛，補充蛋白質之不足。噢！對阿督（澳大利亞戰俘）而言，即使沒有奶油及紅葡萄酒佐料，這蝸肉算美味大餐了；在陰濕的枯木下，肥沃草葉中，原來繁殖著僅靠有機質即可成長的蝸牛，往往塞滿一大袋回來，得兩人用木竿扛著，大夥高興唱著歌，暫忘俘虜的悲哀。蔡老說起蝸牛，頗情有獨鍾，在日據時，家住魚池鄉武登村，四面皆竹林樹林，野溪山澗流淌，野蝸牛性喜陰濕，常常是他們家主菜；蔡老得意表示：卡早年，山頂人作山生活，靠割筍晒筍乾、種雜糧爲生，阮母親是魚池望族之女，祖先大片土地，於日據日月潭水力發電，引武界水庫流放，結果廣大土地盡淹沒於潭底，但母親一樣勤勞持家，她常撿回一大袋蝸牛，用石頭敲碎，把黑色肉質摘取，剩下的尾部內臟，丟給蕃鴨吃，全身都沒浪費；蝸牛體質充滿黏液，必須用灰燼搓揉包裹，再從中取出，始能光潔，通常紅燒佐以辣椒、九層塔、薑絲，淋上醬油快炒，即是一盤香噴噴好菜，令我們兄弟姊妹百吃不厭。蔡老興沖沖的道：我們在古晉時，戰友不太習慣吃蝸牛，但隨著戰爭逆轉，日軍亦糧食短缺，我們常炒蝸牛吃，算是南洋戰場與故鄉童年，串起一場溫馨的蝸牛回憶，牠們在困乏時出現眼前。

◎ 死裡逃生

服勤於古晉、拉包爾，同時被囚於拉包爾、摩洛泰島、古晉、馬努斯、拉布安等地，戰犯一日課表如下：

黎明→5時40分→起床6時30分→作業開始8時；午休12時至13時，13時開始勞動→作業結束16時30分，21時熄燈。

所外作業：澳軍兵舍建築，澳軍俱樂部建設，冷藏庫建造及修理，鉛管

戰火倥傯的監視員

作業，有線電訊，電器架設，一組約10人，由澳軍1人帶領，現地監視員2至3人，由當地砂勞越原住民之一的「陸達雅克族」（現稱比達由人），經過短暫的訓練，作為看守日軍戰俘監視員之用。

前已提及，由於醫療食物欠缺，每天都有不少盟軍戰俘病死，筆者曾在台、日戰俘監視員合辦的《花吹同人會》雜誌看到，裡面有張盟軍戰俘荒墳，插滿木頭標幟，太陽照在墓塚角落，他們回歸塵土，但並非最初離家時那個生命，而是混雜戰爭的恐懼與悲傷，傷痕累累的生命；活著的戰友（盟軍）沒有能力也沒有心情為同胞難過祭拜，因自己也快撐不下去，彼時南洋部隊不管盟軍、日軍皆遭受傳染病所苦，如瘧疾、赤痢、腳氣病、阿米巴、登革熱等，死亡甚眾，尤其是腳氣病，更使日軍死亡人數驚人；此東亞風土病，成為太平洋戰爭中，日軍最大劫難。頗負盛名日本作家森鷗外，時任陸軍軍醫署長，發明征露丸以對付腳氣病，惟全無療效，由於敬畏森氏文學上重大成就，無人敢置一詞，直到80年代初，東大醫學院教授山本俊一率先發難爆料，這段複雜的「森軍醫草菅人命史實」，才打破禁忌陸續公諸於世。森氏長達20多年腳氣病源論戰，默守「米食至上及細菌說」偏差立場，害得數萬日軍病死，誠是他一生中最大悲劇，倒是他催生的征露丸，反而陰錯陽差變成止瀉整腸良藥，流傳盛行後世。森氏後來擔任上野國立東京博物館館長。（註1）

身材瘦弱斯文的蔡新宗，被關於馬努斯集中營時，有次所外做工，由於對電器類精通，有關馬達、開關、室內外配線等皆由其負責修復；有一次，爬上木頭的電桿，從外表看，並無腐蛀痕跡，安全當無問題，誰知爬上電筒頂端時，埋入泥土的電桿，竟應聲倒地，蔡老從五公尺高摔下來，背部著地，一時呼吸窒息，痛得喊不出聲音來，送到兵站醫院檢驗，4位各科軍醫會診，彼時「尿不出來」，用導管引尿，無法自行翻身，駐診醫生驗血型，表情凝重，準備動手術。此時臉色蒼白的蔡老，想到母親叮嚀：「相欠債，後



「世要還。」手術一定要戰友輸血相助，等於欠人家血債，如何還？基於此，蔡老徵求軍醫：不手術可以嗎？

醫官坦言：萬一出血多，不手術不行。據蔡老言：人有排骨十一支，斷一根在椎尾，應無大礙，後來醫生尊重蔡老的意見，用繃帶支撐固定，沒有進行開刀，結果竟然好起來，大概吉人自有天相吧；至今，斷裂部份安然無恙，身體自然縫合，蔡老相信是本命福報，相詢之下始知：其母親雖出望族，家的田產上百甲，但為人慈悲溫厚，經常教導不做虧心事，不殘害小生命，如此的期許要求，讓蔡新宗一生視為處世準則，故言談中，蔡老對母親十分孺慕敬仰。值得一提，蔡老在兵站醫院的日子，雖身為戰犯，但盟軍醫務人員仍相當親切，曾看到戰友急呼呼來到醫務室，全身發高燒，表情頗驚恐，直問：我會不會死？

金髮、鼻樑尖挺的洋醫師直接診斷：「你染上瘧疾了，開藥給你吃，好好去睡覺休息，別擔心……」。醫務室藥品短缺，唯感染疾病者眾，讓這些醫師愁眉苦臉，望病嘆息。有個病友，站在鏡子前，浮腫的臉孔像蒸「發糕」，手腳也有嚴重水腫，拖著踉蹌步伐，像太空人月球漫步，醫生直斷：「是心臟腳氣病，必需立刻住院。」蔡老自承：每天都有病亡戰友躺在單架抬出，生命的脆弱與無常，令人情緒低潮。

◎ 火燒島—馬努斯

蔡老啟動回憶翅膀，直飛砂勞越河，這條蘊育多物種生態河流，承載他十多年青春回憶，如古晉的舢舨舟，點著「煤油燈」航行於浩浩蕩蕩的河灣，儘管燈蕊幽微，但對蔡新宗而言，他必須小心呵護這小小的生命之火，讓生命找到軌跡迴影，讓歲月覓得停靠站……。

他說：砂勞越河兩岸，長了許多龍眼樹，馬來語稱 Mate Kuching，意思是貓眼樹，其果肉純白透明，口感極佳，介於龍眼和荔枝之間。由於砂勞越